東溟文集

序

文章如面萬有不同而要有同乎古今者所以爲文之心而已不能同其心而强同其面則入于僞僞不可久居雖有見于今必不足傳于後是故爲文者必有仁義之實道德之積如不得已而後有言然後其言有物其言信乃久傳而方其學之始又必深求古人之心研說之久然後古人之精神面目與我相覿而我之精神面目亦自以見于天下後世樹少與石甫學文時持論如此石甫平居㬥賈誼王文成之爲人故其學體用兼備不爲空談其文一自抒所得不苟求形貌之似其齒少于余而其才識與學之勝余相去之遠中閒恒若可容數十百人者旣成進士後嘗游粤數年歸則出示以其所爲文數大束余讀之駭服

既爲題論而去嘉慶二十四年余客粵是時石甫仕于閩之漳州爲平和縣令往來之人皆傳其政事之美異而不及其文久之石甫自閩中以其集來寄且命爲之序急讀之則視向所見益充實不可涯際觀其義理之揶擭如雲霾過而耀星辰也其論議之豪宕若快馬逸而脫銜轡也其辨證之浩博如眺溟海而觀濤瀾也至其鋪陳治術曉暢民俗洞極人情白黑如衡之陳鑑之設幽室昏夜而懸燭照也而其明秀英偉之氣又實能使其心胸面目聲音笑貌精神意氣家世交游與夫仁孝愷悌之效于施行者非見于簡端使人讀其文如立石甫于前而與之俯仰抵掌也嗟夫石甫之得于古以見于今者如是其傳于後世宜何如也石甫固顯學陽明而其出宰之縣適即爲陽明

所聞其民俗根株獷悍難治又與陽明當日所征八排洞猺無異石甫之治此地禽獮獸薙剔抉爬梳化誘若雨露震讋若風雷申嚴之法誥誡之文明暢愷切恢闊明白又若無一不與陽明氣象相似者吾不知天特遺此盤根錯節以別利器乎抑故遣石甫居此行其學顯其才以蹈陽明之跡俾天下後世知其志願之不虛乎石甫曩為書達諸公論治劇之理及石甫為縣一一行之如其言嗟乎石甫之學既見于治矣石甫之治既見于文矣石甫之治與文既見于當世而又將揭以示後世矣然而人之知其文者或寡知其文之所以效于治與夫其治與文之氣象之何似益寡矣知不知亦何足損益余獨恥讀人之文而不能識其眞使作者之心不著于天下亦古今斯道文章之

大憾也故亟爲箸之使讀石甫之文者有以考其迹焉道
光元年秋八月同邑方東樹

題辭

論觀譔著極大道之畛塗洞學士之瘕結理究天人之奧

書成一家之言而且學有經法通識時事激昂慷慨賈太

傅流涕之書博辯宏通蘇學士淋漓之手心平論篤兼漢

宋之長而通其郵氣盛言宜得馬韓之神而無其跡以視

規規門戶之閒逐逐聲華之路者信乎衆鳥啁啾中獨見

孤鳳皇矣更望涵養深沉精研邃密棄除瑣碎獨命千秋

覃極賾微坐酬萬變從此行則施爲霖雨藏可勒諸名山

白頭今望當代乃有斯人青眼高歌不朽端歸吾子山陽

汪廷珍題

嘉慶二十一年汪文端督學浙江余初之平和令過錢

塘謁公索觀詩文諸稿縱談三日公各爲題辭卷首閱

中初刻載之道光十二年李申耆及毛生甫編刻東溟文集後湘詩集乃去公辭未載嘗以爲憾今茲續刻近箸爰檢公舊題仍冠東溟文集之首識公之知我最先也詩集亦有題辭今亡之矣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瑩自記

東溟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六

外集卷一

卷二

卷三

一樂居記　桂馨軒記　遊白鶴峯記　求孝女傳

余淑人傳　宋君墓誌銘　兵部尙書戴公墓誌

銘

卷四

戒殺文　焚五妖神像判　勸修九和書院告示

諭各姓家長　捐簿題引　諭大坪黃氏　召鄉民

入城告示　諭七百社家長

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後湘詩集九卷二集五卷桐城姚君石甫著桐城氣節文學高於江左薑塢惜抱兩先生經術文章閎深簡要爲世碩儒石甫服習傳緒擴以通敏性識淸完內外不越洎乎筮仕益愼推行燭姦止邪肅若

著蔡興利除害亟於嗜欲度務寬猛胥孚惠威領覇勸遂蹈道則未求藝賜達從政何有是以陳事由其幾深尙論該乎通變凡所指畫考其成功無有幽遐若握符券豈獨以是存其謨猷示信後世而已夫古之學者莫不有天下已任之量所以副其量者莫不有堯舜斯民之心六藝之埀教聖哲之著書賢宰相百執事之抗奏持議皆若是已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石甫亮懿獲我心矣至於詠歌性情之作彫繪景物之篇體兼質文詞必廉傑不佻說以害才不僞麗以蕩心下覩辟績猶莛楹也加以少罹愍憂長厄羣忌焦悴之音託於坎坎悲憤之思惝若風霜讀者涕零惻其幽眇作者順息歸諸和平斯尤合志騷人上溯小雅者也詩文初刻於閩

中去年來權敝邑簡書有暇乃裒前後所作損益次序復刊於江陰兆洛獲與賓從校第篇目輒爲條其指要云爾

道光十三年八月武進李兆洛識

東溟文集卷第一

通論上

桐城姚　瑩石甫

將欲成天下之大事著不易之駿功此非一二迂曲之士所得與知也孔子之言曰言必信行必果舍是不可為君子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舍是不可為完人聖人之意豈不欲天下人人皆無失言無失行而稱譽之美溢於鄉國以是為太平之極規也誠使天下人人皆能如是是亦足矣而勢又不能天下之治亂有所由生也變亂未形惟聖人能泯其幾兆事勢既著斯達者乃建其功名士有功名天下之不幸也夫言行稱譽聖人所以教天下也天下幸安人服吾教不幸一旦有事愚者迫於飢寒相率而為盜賊

英雄豪傑並起是惟角智爭力之不暇而區區執言行稱譽之說欲以安定天下其誰聽之乎夫聖人豈不計古今常變而統言之哉此不可不權勢緩急者也天下之民至不齊矣燕趙之民沈而勁齊魯之民椎而鷙秦晉之民裔而悍吳越之民貪而剽閩粵之民很而愚其地氣然也其中又必有材智殊衆桀驁不屈之徒往來要結自相雄長此奸民之尤者國家之巨憝也不鋤而誅之固無以爲治然亦安得而盡誅之乎且夫天下之民其循分自安者大抵椎魯無識僅爲人役而已若小有技能卽不免過分之望况夫山川精氣間有所鍾其人既挾殊常之能非常之志類皆自矜貴而賤人幸而有業自存固無論一有失職彼其能俯首帖耳甘貧賤而無事乎天下之患常中于所

愬朝廷晏安四夷賓服又且人主聰明謹守祖法勤於政事大臣夙夜恪恭以求無過甚安也是時天下卽有奇才而無敢倡爲高論輕議時事智者無所用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舉世以爲太平矣而非常之患卽伏於其中何也奇才智勇不虛生不能見於國家彼將自見於天下吾恐其蕩佚自恣將伺隙而生端也且世之所謂太平者果能風俗不偷人心樸厚忠正盈朝府庫充實四時無水旱之儆海內無師旅之役乎將不能也此數者一有不然足爲大患況其備之者乃猶習故常不以人才爲急吾深爲執事者惜之或曰後世取士之途廣矣科第取之鴻博取之館職吏員取之乃至入貲者取之登進甚多而常有無人之歎豈執事者之咎吾謂不然登進之法宜有常格以絕

奔競之門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向之數端者可以得尋常之士矣若夫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豈屑屑從事於此哉就使數者之中有其人矣責之以科條核之以名實尺寸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挾持者大區區不足以自見有逃而去耳况其窮愁失職放浪於風塵湖海之中鬱鬱無所遇者又安知其幾輩耶昔者東晉之際王謝諸公勵志中興而不能得王猛苻堅得之遂霸中原慶歷之間韓范當國賢髦畢登而不能用張元吳昊夏人用之卒爲西患論者未嘗不惜其以人材資敵也夫以人材資敵甚於以兵借敵以地予敵苟羅而用之彼皆吾汁也胡爲以助敵乎王謝韓范諸公豈其智慮不及此可謂失之者狃於故常之見忽於耳目之前故也夫有雄材絶

智抱濟時之具者此其人類不能斤斤於言行稱譽之間矣有不爲乃可以有爲釋其小乃可以見大舉世不覺而獨言之者必有觀時之識舉世共趨而獨不顧者必有經遠之謀接其人察其議論毋以資格相拘毋以毀譽惑聽是在執事者之鑒擇矣夫闊大者多疎沈毅者多略高明者多傲英邁者多奇觀其病則其美可見也若夫謹言曲行與衆俯仰豈所望於國士哉嗟乎二三大臣執政誠當國家久安之時逆慮未然之患深心實意求其材智絕特闊達有爲如王景略其人者舉而用之以濟當世之務又何不久安長治之有乃僅僅束身免過不先天下而憂既無知人之明又復多所忌諱坐使奇才絕識沈淪困躓而無以自效古今以來忠正明達以身任天下者猶且失之

又況其未必若王謝韓范諸公者哉

通論下

天下之積勢如此其重也其需才又如此其亟也然而曰才難才難者將無以爲天下乎舟車所以行水陸也計古之行無以異今之行則舟車之爲材同也穀帛所以衣食之饑寒也計古之衣食無以異今之衣食則穀帛之爲物同也而人天之所甚愛也計古者天之愛人無以異今之愛人也天不爲古今異其舟車穀帛之生獨於人才至今而靳之豈天心乎故天之生才古今同而才之有無古今異者則是非無才也今之用才者不如其用舟車穀帛也古之舟車行而已耳而朱輪華轂畫鷁飛鳧今之華十倍之古之穀帛衣食而已耳而雲羅霧縠海市山錯今之富十

倍之至於人才則苟簡而已進一人焉惟其私也匪是則秦人之視越人也退一人焉惟其憎也匪是則妨賢塞路如未之見也是何其愛才不如其愛舟車穀帛也彼其視天下必有不若行與衣食之切者矣故人必飢也而後求食則穀至從而精焉斯山海之珍集矣人必寒也而後求衣則帛至從而美焉斯錦文之飾備矣人必有志天下也而後求士則才至從而切焉斯瓌偉之士出矣今夫生而自命者上聖之資也有待而濟者識時之傑也將欲建天地之中立生民之極繼往開來紀綱百代此誠間氣不可以世出若夫豪傑之士慷慨時務奮欲有爲則往往見之矣顧其人不能無所因以成事類皆有所短以累名昔者管仲嘗事公子糾矣粥粥無所聞一戰而囚及桓公相之

遂大臣成霸者桓有霸主之志仲因之而成其功也韓信陳平嘗事項籍矣位卑祿微言不見用及從高祖用其計畫卒亡項氏者高祖有明帝之資信平因之以效其用也魏徵嘗事建成矣不能直言極諫以成其主之德及事太宗力陳王道貞觀致治遂幾成康者太宗有納誨進善之智徵因之以盡其忠也故曰有不遇之君無不得之士向使數子者不遇其主雖懷奇負異亦與草木同朽矣而得際三君驅策尋力遂佐成大業如此豈不懿哉人君者風也大臣者播風聲者也士者草木之待偃者也上以功名責士則士以功名著矣上以氣節望士則士以氣節稱矣上以利祿奴隸役士則士以委蛇庸碌終矣故曰觀世之治觀所進士下有伏才上無顯節古者大臣不侵庶職於

在進賢故虞期聞樊姬之言而避位史魚遲伯玉之用而尸諫是皆不曠其官者也且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周召之賢不掩尙父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不責其死而以自經溝瀆爲匹夫之諒者聖人所以爲大觀時所急不廢才以墮其功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孟子稱爲聖之任者自後儒論之不以爲反覆之臣乎論人如孔孟可以折天下之中矣今習委蛇之節而忘震驚之功仍貪冒之常而昧通時之識徒以議論相高莫究實用一聞異論則搖手咋舌以爲多事是坐視大厦之敧而不敢易其棟梁者也而其言則曰無才夫三代以下士無夷齊之行儒無孔顏之譽一善未彰短己共著其謂之無才不亦宜乎夫用人之與衡人不可同日語矣衡人者原其心志與所行事始終

核量以定其賢否將以明道非苛其人也若用人者大小視其器長短惟其材覩其效不責其程計其功不較其外以才用才不以法用才吾未見輈較轐轊之不適於車艅艎舠舸之不適於舟也嗟乎三代以上瘠痳是求漢唐英辟亦言駕馭不聞無才之歎至其末世諸臣持寵媢嫉尤多於是愚其主以爲天下無才上亦日見其左右之碌碌也遂謂一時人士不過如此嗚呼其一朝遇合雲蒸龍變而起者豈非皆草澤之士哉吾聞漢唐之興猶有進賢受賞蔽賢蒙戮者其後史冊所載遂無聞焉故備論之以爲有進人之責者戒

賈誼論

文景之世上好黃老以無爲爲治大臣亦皆謹謹無所與

建其時慷慨論議深計天下事者賈誼鼂錯而已誼與錯皆明於事勢而錯尤善言兵其論募民入粟及削弱諸侯之計即賈生積穀與定地制之議也錯之才不及誼景之賢不及文然景帝方爲太子即說錯及爲帝遂驟用至三公行其策賈生痛哭上書言更切至文帝雖奇之而不能大用卒以自傷哭泣死或者以爲遇之幸不幸非也錯言於時事已形之後故見爲悚切而易入誼言於癰疽未潰之先故見爲迂闊而緩圖也且錯之言術數峭直深刻與景帝資性既近而刑名之原亦本黃老若賈生定制度辨等威明教化美風俗策治亂於未形權安危於久遠教太子以重國本禮大臣以崇國體信乎王佐之才原本於三代之意是豈中主以下所能曉者哉文帝蓋略有以知之

矣然卒不大用生者豈非學術不同見爲迂闊而可緩行之乎且文帝非不用生也觀其始進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固以爲才任公卿矣繼而大臣沮之讒用不堅及自長沙徵還宣室夜見自歎以爲不及吾知帝意終用之也顧使傅梁王而不卽任或者欲老其才以貽後人乎乃其言則當時亦略施行矣史謂生以夭亡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斯言得之且夫士抱非常之略懷不世之資其宏才遠畫固以爲天下非夫立談于主取卿相以爲榮也身雖不顯而言能見用卽其道行其志可以慰矣向使賈生得大用至卿相其設施必更有可觀者然亦度帝能盡行之乎張釋之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則帝意可知矣用之而不盡行其言猶不用也言誠以次行矣又奚必身之卿相

爲哉賈生之于文帝可謂遇其主矣哭泣悲傷以至於死吾以爲猶有功名之念銳於進身而昧於行道蘇氏譏其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或者亦以是歟若鼂錯者尤縱横之士以功名爲亟學本刑名身爲誅戮宜矣而世猶悲之賈生以王佐之才議論實中於經術而亦不免末俗之見爲尤可惜耳蘇氏者才亞於賈生而能自愛其才其亦有鑑而然耶乃其勇於建言而嗇於見用則亦與生等嗚呼此豈三代以下所能責諸人主者哉

罪言

姚子讀書至二氏之徒經律典論逾數千既覽其大義詳觀終始深惡世俗荒謬誣悖之非更反覆諸儒辯正之說喟然歎曰嗟乎道之不一有自來矣天意所在非可以人

力強也夫豪傑不虛生剏命世宏智立言垂教歷數千百年而不沒者此寗謂非天意乎哉昔者三代既衰去聖人遠百家雜說異塗爭鳴然皆原本於道德其異同在大小純駁之閒耳傳之已久卽莫不各有所失孔子嘗言之矣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學六經猶不能無失也況其他哉孔子之修六經也天人之理明古今之事備矣當時小知之徒析言破道者不知凡幾孔子皆有所受之隨時折中因材成德未嘗偏有所廢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七十子皆豪傑之士也其閎材絕智足以各成一家言孔子既沒彼此或不相能矣所聞受異也然何害於孔氏乎老子浮屠之生先後於孔子亦以其道傳之至今夫春秋戰國之閒諸子著書者百

數然自孔子之書不皆飈逝火滅獨二氏之書久而愈昌此殆非盡人之私也今夫天之數一而成三而復太極以一函三故備天地人爲三才陽極於九參其三者也陰極於六兩其三者也自是而千變萬化生焉變化云者非其故也老之後流而爲刑名服食導引鑪火符籙釋之後流而爲律門宗門經典懺禮皆其變而化者也或得焉或失焉猶之乎儒之後流而爲訓詁考訂辭章小學雜術亦其變而化者也亦或得焉或失焉立乎其本以論其失則同病焉耳儒者之言必滅去二氏以爲快夫惡其失而救之可也滅而去之惡有是理哉水之淵淵也火之炎炎也金之利斷而木之曲直也土之壅淤也是相害也造物者操而用之使相生而不可斯須去故大小相雜長短相就高

下相承前後相繼自余相受一足之跂不能行也一夫之智不能明也堯舜相讓而石戶逃之紂武相伐而夷齊恥之天下以爲高矣然而舜不爲石戶而去位武不爲夷齊而反師者何也道固有不同而一者也天下有無爲而得者矣未有有爲而無失者也利之所在害必歸之見一夫寒爲制重裘以禦冬也六月服之不夫身則病矣服者之昧也非制裘過也古之立教者皆非無爲而然也相其時而救之三皇之世無兵刑五帝作之民乃相殺五帝之世無盟誓三王作之民乃相疑非帝王之德薄不慮其失也使舜慕三皇而釋四凶之誅啟慕五帝而罷有扈之誓則虞夏不治何也時不可也必執其末以咎其本則黃帝之造兵爲禍始皐陶之明刑爲酷先矣於老子浮屠乎何有

春秋有孔子集聖之大成也於伯夷則賢之於柳下惠則又賢之二子之道不同也老子同世絕聖棄智之說必有聞也獨無一言非之何哉故我喋喋而人益爭仲尼不辯化者七十非聖人之大也道不相傾也二氏之徒流及後世怪誕誣妄甚矣吾以爲其徒之失耳夫老子者惡夫文爲之敝詐譎相濫故反純歸樸以清靜無爲救之莊子推而放之至於一死生齊萬物凡欲使民無役此心喪其天眞而已非使之長生也後世服食鑪火之書變而愈下何有老氏之豪末哉釋氏之生本在荒裔絕域其俗貪淫殘忍而好鬼神故爲禍福生死報應之說以化其頑很之性其教大旨五戒盡之矣而爲其徒者轉益附會務爲駭異以欺世至於寫經造寺窮極華靡以奔走愚衆其文者又

張皇幽渺漫衍支離糾紛於語言文字之間是皆浮屠氏之罪人也爲吾儒者不尋考其本末惟就所惡以與二氏者辯是六月服裘而病不咎服者之昧而責其始不當爲裘也此所以辯之愈深而人莫之從也今夫善醫者因病而藥則牛溲馬通枯骨敗革皆有扁盧之用故藥之毒烈者可以起死庸醫見其殺人也而棄之不畜必有待是不得而死者矣世之儒者好爲拘執不通何以異此嗟乎天地之道亦大矣必生其人以畀之南北異宜剛柔異用所以爲人萬殊則教之之道必不可以一端盡彼二氏者其生豈偶然哉世無孔子宜乎莫能折其中也

剛柔說

天地之道有陰有陽陰陽之道有柔有剛而人之道有小

人君子夫君子小人者善惡之名也而善惡之中亦各有剛柔剛不必盡善柔不必盡惡也君子之道嘗近剛矣而不可執剛以為君子小人之道嘗近柔矣而不可執柔以為小人陰陽則尤不可以善惡言矣自易之剝復否泰假陰陽進退以明君子小人之消長學者不察專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遂謂天與人之道壹皆好陽而惡陰斯言誤矣天地定位一尊一卑男女成形一貴一賤陰陽之尊卑皆自為之豈容好惡於其間哉夫陰陽相成剛柔相濟不可以偏廢善則君子惡則小人不可以兩岐今日吾好善而惡惡則去小人可也今日吾好陽而惡陰則將去陰可乎且夫易明吉凶之理君子道吉小人道凶理也不問其道概謂陽則吉陰則凶剛則吉柔則凶有是理乎六

爻之位陽五爲君陰二爲臣是爲得中當位陽四爲君陰三爲臣則爲不中失位今概謂陽則君子陰則小人是得中之六二皆小人矣六二爲小人則九五一爻之外將無君子乎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夫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與陰陽之消息其道相類故聖人假象以爲說豈必陽君子而陰小人哉陽剛不中卽小人之象陰柔得中亦君子之象也至道之教固不可以一端拘矣且君子之道固不必盡剛而小人亦不必盡柔坤之傳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明夷之傳曰文明柔順文王以之此君子之柔也彼小人者乘勢得位則憑陵剛暴無所不爲又豈盡委蛇屈下哉故曰君子小人不可盡以剛柔斷若陰陽尤不可以君子小人分也嗟乎世之君子以道自居往往剛彊好直不屑

於柔順以至悔吝終窮者衆矣由不明剛柔相濟之用專以陽剛自持而以陰柔偏屬之小人故也

心說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而已心具性而發意性本命命本五行五行本陰陽陰陽本天推而上之其道一故無不善意之發有誠有妄誠者爲情發乎情者視聽言動莫不正正則善善則可以聖矣妄者爲欲發乎欲者視聽言動莫不邪邪則惡惡則至於狂矣推而下之其道二故善惡分焉上焉者惟其理理虛而不可見也聖人達之下焉者惟其事事實而莫能逃也君子修之故爲人者治其心而已有存焉於此存有去焉於此去舍是以爲人吾不知其所以人矣

天者非夫蒼蒼之謂也達乎陰陽而已矣陰陽者非夫男女之謂也達乎五行而已矣金木水火土者分天道而行之行之以爲命命之以爲性木命仁火命禮水命知金命義土命信五行之德也

人得五行之秀以爲性無弗具也而有盛衰強弱焉五盛爲中得中者聖一盛爲正守正者賢或衰焉或強焉則強者過之衰者不及五皆衰則戾矣惟心也扶其衰抑其強進其弱及其盛天也有人道焉參贊化育之謂也

至哉心也極乎九垂無復上也際乎九淵無復下也一息周宇宙一念通異類昭明乎日月幽渺乎鬼神人知神之神而不知心之神也天人有異神乎一而已

心無不在也去乎此則即乎彼無所去無所即心之靜耳

靜在吾身吾無身在天地

世之以寂然爲心者其不善言心者乎心爲我寂則爲我動不爲我寂者必將爲物動爲物動者心非我有苟爲我有則不爲物動不爲物動者動如無動也何必寂乎

心之寂也有其象昭昭乎心之感也有其幾淵淵乎不見其象者不見其幾也故易不言幾而言象

天下之可以心悟者豈一一而觀之哉有對者在也觀白可以知黑觀有可以知無觀生可以知死觀往可以知來觀人可以知我無所觀無所知則其心不神矣不神其心者蔽其心者也入乎宗廟而後肅焉臨乎大野而後廣焉鑒乎澄潭而後清焉止乎深山而後靜焉則蔽乎此者微矣聖人無不肅無不廣無不淸無不靜物與有合耳非與

有加也此心之至也

朝有行而暮忘焉非善忘也朝有行而暮存焉非善存也彼之所存忘者事耳惟心也無所忘亦無所存以常熒熒然後不逐

物之有干我者必有致者也我致之物何尤我無致而物至則非其干也遇耳兩相遇物何尤有尤物之心則心亂矣

操則存舍則亡者心也孰操之孰舍之非有操舍乎我者也心自主之自主之者無使奴之者也無所奴斯有所主矣物役之人役之豈非奴其心哉

人之有覺昧者非心也氣也陽氣動而開開則覺目開則有見也耳開則有聞也鼻開則有臭也口開則有言也九

竅閉而後心有所出入矣陰氣靜而閉閉則寐目閉故無見也耳閉故無聞也鼻閉故無臭也口閉故無言也九竅閉而後心無所出入矣有所出入而能靜者心之凝也凝故一一則定而安定而安斯誠矣無所出入而不靜者心之散也散故妄妄則變而夢變而夢斯幻矣至人所以無夢者以不寐而能靜其心夫不寐而能靜其心則其寐也於夢何有

人之有生死者亦非心也氣也心者陰陽五行之理身者陰陽五行之氣理氣合而爲人理也主之氣也奴之理也居之氣也舍之理者無窮氣者有盡故氣感焉而生生而長長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盡其生也有與來其死也有與去心誠則理順理順者氣和和者生之徒也心妄則

理乖理乖者氣戾戾者死之徒也人知所以生死則修短之數無所凝滯於其閒矣

人之所以有魂魄者氣也而有形焉有神焉魂者清靈而上浮氣之陽也神也魄者濁滯而下降氣之陰也形也人晝而清明夜而昏惰者晝陽氣魂用事夜陰氣魄用事也魂苦爲魄拘故神苦爲形役至人以魂斂魄不以魄斂魂故以神運形不以形運神也魂斂魄者魂强而魄從之則濁滯者化矣魄斂魂者魄强而魂從之則清靈者微矣神運形者形安而神定形運神者神燥而形敝此二者一以心宰之心明則清氣應而魂魄靈故爲聖賢忠孝慈惠寬和心昏則濁氣應而魂魄滯故爲愚闇貪吝急刻慘暴此善惡之分也故聖人不言魂魄形神者非不事也一治心

而魂魄形神皆洽矣

人一而中土四夷之民殊焉言語不相通也嗜欲不相同也知能之殊何怪乎爾吳越之民見言天者日星之儀象著之表詫以爲神不知天官疇人羣聚而習之燕趙之民見夫泅水者乘風狎浪出入深潭驚以爲怪不知甌越猨戶蜑少而能之世所傳浮屠之幻亦猶是耳何怪之有且人塊然一物而有見而有聞而有言而有動是不亦怪之至乎不此之思而幻術之是慕斯乃是怪耳

老氏之徒之言命者我知之矣緜緜延延以存其氣窈窈冥冥以固其精合氣凝精以抱其神三者致一以爲長生而惡乎死者也釋氏之徒之言性者我知之矣來無所始去無所終在心爲想在目爲觀在耳爲聞在舌爲說不卽

一切不離一切出入乎生死者也是二說者吾能知之而不爲之無與乎生死云爾

鴟鴞之惡無惡乎人也人自憎之鳳皇之文無美乎人也人自慕之人之於鳥也不亦强用其心乎曰非也人自爲其憎慕耳何心於鴟鳳哉吾悲夫世之逐鴟鳳而忘美惡者也

女子至柔也而丈夫懼焉嬰兒至懦也而行者避焉則非畏其柔懦也有動其心者矣三軍至猛也而賁育睥之鼎鑊至烈也而毛焦趨之則非狎其猛烈也有不動其心者矣

師說上

士之不振於天下也非一日矣道德廢功業薄氣節喪文

責孰禮義廉恥何物乎不得而知也國家之養士也亦非一日矣具科條明法令教之有長進之有階乃欲正人心而人心日敝欲端士習而士習日非不究其本徒恃一二俗吏以區區尺寸之法繩之此豈有得哉或曰士也者視上之所養古者先王之養士也祿足以代耕賜足以周困凡入學者太子以下得與之齒而王與公卿大夫又以時入學親與雍容揖讓其禮也隆其情也洽有不率教移之郊遂而已戮辱不及焉異其等於凡民也後世教不同而禮益薄俊秀之選古所以表章德藝也今以爲榮身之名卿大夫之位君所與共治天下也今以爲施恩之具上之臨下分絕而不通下之應上日偷而不實其不振也固宜吾獨以爲不然今夫古禮之不可復也亦猶江河之不可復

返矣激而行之不若順而導之之利也治於其委不若清於其原之易也清其原柰何曰教士之責君與師均而今日之勢師道尤重士大夫皆延師教弟子矣弟子雖不肖莫不以先入爲主其教之也示之法鼓其志而已夫所爲法何法也將使之汩沒心性蔑棄品節求爲世俗之學以取富貴乎抑將追古人之學以立身成名於天下也童子何知見可悅者則志之而已今不使之悅於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而使之悅乎科名榮利與夫一切苟僞之事以爲志嗚呼志則荒矣異時傾巧姦佞敗節隳名貽君親辱鄉黨其生也悠悠其沒也泯泯乃始咎其學術之不正不亦大可悲哉夫人至傾巧姦佞敗節隳名貽君親辱鄉黨悠悠以生泯泯以死則禮義廉恥之亡久矣顧何爲而至斯

極也豈非始教者未得其道與揚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人心學術之所由來也

師說中

工必有法也而規矩先之士必有志也而勸誘先之何以明其然也今夫匠人之爲室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其授之徒必舉規矩成法以告之曰若見此法乎方者矩圓者規尺寸不中焉則欲運爾斧斤必以繩墨曲直有陊焉則鑿其徒之黠者則目擊而神會之矣其鈍者則又自爲刻斵使旁觀之且羣萃工作使日習之苟能究心無不能矣然吾聞有大匠焉非徒楹簷榱桷之爲樸斵丹雘之巧也則且使觀於雙龍之闕五鳳之樓通天之臺翔風之館宏俊偉麗奇奪鬼神使人遊焉目眩而意迷情怡而神曠此

非日月所能鳩工尋丈所能程度者而必思以傳於其徒夫師之爲教亦若是矣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者人之規矩也詩書禮樂圖籍名法者則繩墨斧斤之用也道德如孔孟功業如管葛氣節如夷齊文章如屈賈此所謂雙龍之闕五鳳之樓通天之臺翔風之館也將使優游乎仁義之途馳驅乎經濟之用卓絕乎峻直之行博辯乎華實之說嗚呼此大匠之所以自神而亦以望於其徒者曲巷一見之士烏足以知之且夫遊大匠之門者恥棬樞之斧抱瓌奇之志者無脂韋之羞今卽不能效孔孟管葛夷齊屈賈之美誠能有志於此沈其實擷其華闖乎如入幽泉曠乎如蕩平川儼乎其如亡營之散忽乎其如觸藩之摧其性炯然其氣勃然精力所鍾久而自通亦庶乎有以自得卽

令絕懦至愚猶將動其冥頑策其駘駑不尚愈於與世昏昏無黑白者哉

師說下

天下之事其始也行之甚易而信之甚難其卒也成之匪難而行之實難教人者能明其難易之故而利導之亦可以師矣君子之觀人也必先器識今有士於此其少也确确然嶄嶄然及其長也頎頎然軒軒然此其圭角早程規模已具者賢父兄之所樂而常人亦卜為令器者也又有士於此其少也循循然莊莊然及其長也浩浩然汪汪然此其圭角不形志量莫測者賢人君子之所歎望而父兄或以為無用亦有矣雖然斯士之卒有用與否吾無以必之矣則必之於其師師之言曰是易成也吾以難期之則

斯士幸矣師之言曰是難能也吾以易速之則斯士其尚可慮乎嗟乎士既不及隆古之時得沐先王之教澤出入學校之中與賢君卿大夫相接以修明乎孝弟忠信之義雍容乎典章禮樂之文退又不得當世之名賢碩儒以為師友相與講習討論充廣其聞見淬厲其志氣徒抱此區區遠大之志噴然遐思悄然塊立甫出一言舉世震駭以為怪雖父兄亦未嘗不咎之此憤激之徒所以絕意矯俗致成其孤僻而莫究夫中正之歸而英傑之流乃中道自足或流於放蕩致有支離決裂之病轉為害於天下則皆不得師之故也嗚乎是可感矣

天地篇

陰為陽根陽為陰門天地者陰陽之門戶也未有為陰既

有爲陽幽者爲陰昭者爲陽窈兮冥兮眞陰之極也恍兮惚兮離陰卽陽之漸轟然斯著成象成形則純乎陽矣陽有根陰主之陰有門陽闢之陽者陰之所成寄也有來者必有所歸故萬物來乎陰而歸乎陰太虛之先無物可名陰之至也天地則有物矣上下判然清濁犂然剛柔斷然不謂之陽可乎然而或陽之或陰之蓋有物之陰陽旣分而無物之眞陰隱矣物有形者也而陰陽無形聖人卽物以區其牝牡牝牡者不動不生不靜不生動靜相形而物以有萬聖人曰是陰陽之有形者也則皆物而已矣水之淵淵而寒也天一生之火之炎炎而烈也地二生之水先而火後也日爲火精衆陽之宗月爲水精羣陰之主水陰而火陽明矣儒者之言乃陽水而陰火徒以互涵爲言而

不知水陰居大一之先火陽生兩儀之後也陽自陰生水先火後故曰水火而不曰火水曰陰陽而不曰陽陰且夫人之生也不胎於父而胎於母物之育也不孕於雄而孕於雌是非陰爲先天之本乎是故天地皆陽物也以來自眞陰者言吾於有無見之矣天陽也地陰也以旣有門戶者言吾於牝牡見之矣陰先也陽後也以始有根本者言吾於水火見之矣故萬物之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歸方其生無牝牡動靜皆陽也及其死無牝牡動靜皆陰也天地之道何以異此且吾今日之處天地閒也見其爲日月爲風雷爲山川爲草木鳥獸爲人君王侯士庶智愚賢不肖甚昭昭也意者其無盡者耶其有盡也萬物盡矣天地復將何有則亦歸於窈冥而已耳吾惡知旣有之後之

不復於無有也大哉眞陰之極乎眞陰毁而天地亦無根矣無根何有無根何歸故至人常保其眞陰以爲歸根

鬼神篇

天下有萬物而鬼神居其一鬼神一物也世之言曰鬼者人之所爲神者天之所爲夫王侯士庶智愚賢不肖皆人也死而有靈焉是鬼也風雨雷雹山川皆天也感而能應焉是神也鬼與神則二物矣惡乎其一之余曰不然今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何物乎曰天地之氣亭毒化育而成形者也鬼之所以爲鬼者何物乎曰天地之氣嘗亭毒化育而成形爲人矣而所以主乎其形使有知覺運動者是有物焉及乎其形旣毁其物且凝而不散悠遊恍惚於天地之間感物而能憑焉則是其所以爲鬼也神之所以爲神

者何物乎曰天地之氣磅礴鬱積飄以爲風滃以爲雨激以爲雷凝以爲雹鎮靜流行而爲山川皆有形聲者也形聲與人殊而所以亭毒化育以爲形聲者不殊而亦有物焉溜乎無形寂乎無聲獨主乎所爲飄所爲滃所爲激所爲凝與所爲鎮靜流行者潛驅而陰率之則是其所以爲神也然則鬼神之道可知矣天地一氣耳方其幽暗寂靜則爲陰及其光明發動則爲陽陰陽一物也動而生焉其具七情備百骸者則爲人行四時植百物者則爲風雨雷雹山川皆物之陽也靜而伏焉其主乎人死而有靈者則爲鬼主乎風雨雷雹山川感而能應者則爲神皆物之陰也而不見夫天地之化機乎物無不化物各自化物物又相爲化俄而爲人者俄而爲鬼矣則亦俄而爲神俄而爲

風雨者俄而爲雷霆矣又俄而爲山川矣則亦俄而爲神則亦俄而以爲神者爲人吾烏知其人耶風雨耶雷霆與山川耶鬼與神耶一陰陽耳一氣耳物乃或一之或萬之是强分其區別者也惟天地能一其萬亦能萬其一吾不知其所以化也而知其所以一凡物無不然獨鬼神乎哉

檢身綱目說

生人之大罪有十而邪僻悖逆作亂姦詐傲很剛愎慘刻仇怨媢嫉之惡不與焉其視聽言動之微不中於禮者則又百行之細過非罪也十罪奈何一曰不忠其目十曰竊柄也貪貨也殘下也慢上也曠官也希旨也怙寵也蔽賢也樹黨也妄冀非分也二曰不孝其目十曰不養也緩葬也逆命也違志也辱身也私貨也自專也偷安也廢祭祀

也陷親不義也三曰不友其目五曰分彼此也不脤勞也不盡禮也不勸善也聽婦言也四曰不仁其目十曰輕人命也輕物命也耗人力也耗物力也薄夫婦也遠親故也忘矜寡也吝貨財也不近人情也不救危難也五曰不義其目十曰侵弱也陵賤也傲物也爭奪也貪冒也負恩也壞成功也沒善也揚惡也顛倒是非也六曰不信其目十曰欺天也欺君也欺父母也欺兄弟也欺妻孥也欺師友也欺老幼也欺百姓也欺庸愚也欺鬼神也七曰不智其目十曰理是非也心公私也人邪正也事利害也體統所在也名分所關也詩書大義也文章善惡也時勢緩急也臨機勇決也八曰不公其目十曰利己身也適己意也恬己短也私所親也偏所愛也恤所畏也惛所惡也入先言

也是己非人也黨同伐異也九曰不敬其目十曰安自矜也妄自卑也縱情也嬉遊也猥褻也傲惰也言語不檢也歌泣無時也輕賢忽長也瀆神棄祖也十曰不誠所以行此九者而皆根於一心其目二曰始奮終怠也外慕內距也凡此者生人之大罪也發於一念之微伏於獨知之地一不自檢身陷之矣故以期諸君子姚子曰聖人有言君子懷刑夫刑者所以正有罪也君子亦有罪乎曰有君子之罪不與小人同惟檢身者知之苟有是可以刑矣夫君子將以正人人方君子之不及又烏能刑君子曰小人之罪己不知也而人知之故受刑於王君子之罪人不知也而己知之故受刑於天王與民遠猶可免也天與人近不可追也然則天刑之者亦將鑿鑿然以生死禍福之權賞

罰之乎曰禍福生死之說爲小人言之也不足以馭君子君子有高世之識熟於古今常變之事固嘗輕生死任禍福矣而烏足以賞罰之其惟是非之名與人禽之實乎束髮讀書壯而談道其所濡習深矣今語人曰某爲是吾將死生之禍福之君子不顧也或啞然笑其妄惟驟語之曰某爲是吾且非之則已矍然聽更語之曰某爲是是乃非人也則必悚然懼矣然此是非人禽之辨猶人謂之也人不足以知君子則柰何君子曰吾有心焉人不知吾罪吾能自知之也吾心也者至淸至靈天所諄諄然畀之以主吾身而宰吾命者也人方未生渾渾然沌沌然無有善惡邪正全乎其天也及夫旣生而百骸具七情足然後人自爲主而天漓矣予之以淸靈之心者所以使之主乎人而

猶得自適於天也夫天則高矣遠矣以人通之奈何曰天若非夫蒼蒼而穹窿之謂也一理而已矣理雖一而發之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是也百骸聽命於七情而所以持七情而善之者五德也五德之本上配五行五行者天也故五德在人而謂之天德曰天之所以爲德亦若是而已耳能如是是亦天矣故天以其德予人云者即予人以天者也天與之人修之是謂修天天予之人棄之是謂棄天人雖棄天天不棄人也人終身不修五德五德一息未嘗不具於人心稍欲求之直取諸懷耳人雖自昧其心而心之清靈者無時不與天相往來善惡之萌天早知之故曰天與人近不可遠也夫善則賞罪則刑法令也法令不行於君子而君子以心立法曰吾有罪而人刑之何以爲君子

吾當刑而入莫能刑之又何以爲君子法令無如天刑天刑無如吾心之自刑也君子之刑柰何其界曰非其獄具曰禽獸

五廟七廟辯

或問五廟七廟之說自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以下諸儒議論紛紛迄以何說爲是乎曰鄭氏言五廟者是已而七廟之說亦不可廢也或曰有說乎曰何爲其無說也夫言五廟者其說本之喪服小記所謂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旁殺下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四廟者有服之廟四也以服制爲廟制親親之道也而始祖者其功爲著姓之所自出禮不忘其本烏得而無廟以四廟合之則五而廟制於是斷矣然

則王制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亦云王立七廟其言非與曰禮以義起文有互見合而求之其說相通而相備固不可以一端執也夫王制所云七廟者三昭三穆是又於親盡四廟之上備二代也此卽祭法之七廟無疑矣然祭法七廟實仍五廟耳曰考廟父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皇考廟曾祖也曰顯考廟高祖也曰祖考廟太祖也以廟稱者至五而止耳遠考無廟有二祧則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是矣此以祧稱爲嘗謂之廟乎廟之言貌也想像其容貌義不忍沒蓋親未盡則親之祧之言超也明將超去之謂蓋服盡而無可親故將去之矣王者有所不忍於遽去於是廣其親親之意而爲漸去之法於五廟之外而立祧其祀禮迥與四廟殊矣烏得並五廟而爲

之七哉意雖無窮禮則有制不名廟而名祧乃於親畢四世之義無害禮文甚明也然雖無廟之名而有擬有室立於太祖之旁四廟之上等爲昭穆固與有廟同也故記禮者亦遂蒙以廟之稱總謂爲七廟而分言則曰二祧與五廟之義不相害而相足然則五廟云者古禮之制七廟云者記者之辭也至於文武世室則既非禮之正法又非如二祧之定制立於昭穆之世又在二祧之外謂之世室不名祧更不稱廟所以明其義不當廟又不可祧特欲世世祀之不毀其室耳其以文武世室當二祧者又鄭氏之誤湑夫已謂之祧矣又何世之有哉此又華元成王肅所云有則宗之不在此數者是也然則天子五廟者其正廟也二祧非正廟也而有常文武世室非廟亦非祧也而無常

以親廟言五之可也並二祧言七之可也若兼世室卽九之亦可也如周後更有功德如文武者猶將於九廟之外有所增矣又何不可之有哉故禮有其名必有其實有其常更有其變所謂委曲繁重以爲文也惟明制禮之本者通其意不害其文若此者禮經本率明白儒者轉相轇轕其亦可慨也夫

姜嫄無廟辯

古者婦人死主附於其夫無別立廟之禮姜嫄而有廟禮乎曰姜嫄固無廟也然則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先妣何人守祧奄八人天子七廟七人而足其一人何守乎曰鄭氏之注是矣先妣者姜嫄守祧之八人其一姜嫄也是不已有廟乎曰曷爲其廟也是

所謂閟宮耳毛鄭乃以爲廟誤也詩閟宮毛傳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鄭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自毛鄭二家以爲姜嫄有廟故後儒習之而不知其說未善也夫姜嫄者帝嚳妃也（史記帝王世紀說是孔氏依書緯命歷序以姜嫄爲帝嚳後世妃其說不可從）於禮廟祭至太祖而止周祖后稷稷以上不得有廟嚳且無之姜嫄婦人安得有廟乎觀祭法周人禘嚳之文嚳爲稷父明矣嚳既稷父則嫄爲嚳妃舍父而廟母有是禮乎然則守祧大司樂及閟宮之云何爲也曰孟仲子之言謬矣是禖宮也易嘗云廟乎蓋周人自神其祖生跡之靈異欲有以夸大之而姜嫄履迹而孕其生之也不坼不堛無災無害尤爲婦人生子之祥故別爲之室而祀之以祈子月令以至日祀於高禖是也高

禖又作郊禖先儒說其地在郊卽取姜嫄出祀於郊之義耳此神歷代已有皆以古聖母如安登附寶爲之周人改祀姜嫄猶改祀后稷以棄也夫婦人不踰閾今乃在郊得無嫌乎故名之曰閟宮閟之者閉之也以別於廟不過曰神棲於此而已其祀之之義特以祈子與立廟祀先報本之義殊別柰何彊被以廟名乎大司樂以其爲后稷之母故序先妣於先祖之上而所謂夷則小呂大濩者又爲祀郊禖之樂可知矣毛傳引孟仲子說其意則是而不能別其非廟鄭氏以下皆謂姜嫄有廟豈其然哉魯頌閟宮毛以爲在周者是孔疏中鄭箋以爲在魯而以卒章新廟奕奕當之亦非也頌體多夸大之辭魯人盛稱其祖魯公出於神靈之胄故推本所生而及姜嫄若魯侯國於法不得

祀郊禖立閟宫也郊禖者祈生子爲帝王誰謂諸侯之國而敢祈之哉新廟云者毛傳以爲閔公廟疑或近之若果奚斯新作閟宫則其事較南門丹楹尤重矣安有如此事而春秋不書者乎

春秋有別爲婦人立宫者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宫是也杜注云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宫也孔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隱公爲別立宫本非正法此可爲姜嫄無廟之證蓋禮經所載非正法之祭室皆不稱廟如此仲子之宫及立武宫煬宫則稱宫矣即七廟之中太祖及四親廟外則謂之二祧文武特立之廟則謂之世室曰宫曰祧曰室皆以別於廟也古禮稱名之嚴如此自左

氏以下諸儒多亂其義不甚分明矣孔疏又謂春秋經
例周公稱太廟羣公稱宮則又不然觀震夷伯之廟則
大夫亦稱廟矣祭法所謂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曰顯考廟皆廟也宮之云者言其别立者耳

東溟文集卷一終

東溟文集卷第二

桐城姚瑩石甫著

姚氏先德傳敘

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易傳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夫賢者於古今遐邇名德碩人之事實猶登諸紀錄以爲表式乃詢其祖宗之事罔焉無有聞知獨非惑與籍談數典忘祖春秋譏之謝靈運作詩稱述祖德異代猶錄其詞由是觀之從古哲人其拳拳於先德必更有篤於此者也不有啟之誰能興之世有祖宗之先疇敝廬則子孫爭之以爲世業而於立德立功之事曾不競爲纂述俾大章徹於世以明紹開所由何其薄也吾祖始自餘姚宋季始遷桐城餘姚以前事莫可考桐城始得著者曰勝三公居大

有鄉之麻溪故爲麻溪姚氏勝三公子子華又名文二文二公子仲義仲義公子顯四世皆有隱德孝友力田讀書好義施予無吝顯公子旭明景泰中以進士爲刑科給事中終雲南布政使參政參政五子其三裸生子五其次琛子希廉是爲葵軒公自明季以來讀書仕宦人物稱盛者皆葵軒公後也錄其尤盛行事可爲子孫法者著於篇

可以盡性可以風世敘行義傳一

人受天地之中厥有恒性踐而守之或凜烈以完忠或婉愉以全孝或温篤在躬德器深厚或好善及物施濟施仁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或顯

國之光也敘事績傳二

中朝忠藎翼翼或仕外吏遺愛在民匪惟君子之澤亦邦

仁義道衰學流放佚淺聞株守鄙陋貽譏鄭許爭鳴叢末忘本至其甚焉毀蔑義理攻詆程朱一世風行羣倫波靡亦人心世道之憂也守先待後雅正自持敘儒學傳三

五行之秀迭鍾斯人華實樞機聿充靈府扶勝藝林披奇造化雖無關於行誼允焯美於知言華國有資詎能遺棄敘文藝傳四

羲皇代遠渾沌難期生乎今之世而曰反古之道倍矣然高山深林其中或有抱璞君子守貞懷一寄蹟高遐於以深其天眞遊於熙皞者亦末俗之鍼砭也敘隱逸傳五

從一而終婦人之義然閨房之內其事暗微情動於中物誘於外而能以禮自持至死不愧此丈夫之所難也婦人女子無師友之助道義之業固守其志於幽獨之中綱常

風化孰有大於此此者乎敘貞節傳六終焉

嗟乎小子不德弗克砥節立行仰承先澤敘錄至此不禁輟筆而歎也今著此編豈惟以彰前人之徽美宗閫之烜耀哉奔走四方莫能裁其家乘庶幾以時省覽仿而行之冀萬一之有似云爾十八世孫瑩謹述

援鶉堂集後敘

右援鶉堂集詩七卷文六卷筆記三十四卷都四十七卷

先曾祖編修公之遺業也公之歿於今四十二年矣先德闇然不章渺焉滋懼矧茲區區篇帙僅爲當時佔畢論著之遺者又多所放失若復不能蒐羅綴輯以著於篇余小子之咎將何逃耶公名位不顯於

朝史傳無由紀其事蹟又未乞當世名公大人作誌表與

傳用章後世然其生平懿行篤學實能無愧古人余小子
雖不獲親承規矩以所聞里中前輩往往稱述不衰考諸
遺編合之先府君訓語所及有確然信其不誣者公諱某
字某號蕺隖先生几蘧老人晚所號也乾隆七年進士由
庶吉士改授編修充三禮纂修官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
官未幾歸里往來天津維揚閉主講書院以乾隆三十六
年卒公生而淵靜篤於行誼勤於問學早孤憤發策勵內
脩從曾祖贈禮部公事母以孝聞外友天下賢俊以相資
長博聞强記於書無所不窺故同遊若天台齊息園仁和
杭堇浦山陰胡稚威常熟邵叔㠭山陽周白民同邑則劉
海峯葉學南方苧川諸先生皆於公尤厚謂姚君之學不
可以涯涘窺也生平論學大旨以駿博爲門戶以沈潛爲

堂奧而議論和平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先儒病近代諸公或競談考據以攻詆宋儒爲能也謂此人心之敝充其說將使天下不復知有身心倫紀之事常慨然欲有所論著以明其義不果就方三禮館之開也總裁爲高安朱相國軾臨川李尚書紱吾鄉方侍郎苞咸誦法先儒爲人倫師表故說經雖不專主宋儒尚平心以折中其義所咨詺於公者尤多公所爲詩古文辭皆力追古人而得其淵詣嘗與同人約十年不下樓成舉世不好之文其談藝精深多前人所未發今散見所著筆記中不綴綴其持論之大者如此先是公所考論經史子集蓋嘗萬餘卷矣皆細書條記未自譔述世頗有竊之以爲說者歿後益散亡於是先王父率府君羣從輩收錄其餘成若干冊旣以貧遊四

方未卒業而從祖惜抱先生藏之嘗有意論集之矣復未果然頗載其說於惜抱軒經說及筆記中意欲以引其端冀後人或能成之也至嘉慶十三年瑩成進士自京師歸乃舉以授瑩而命之曰此編修公一世之業也不幸未成而歿吾欲成之而又不果今老矣夫道不終晦意者成之將有在乎然是卽著書非其人莫屬則甯藏之耳昔人問顧亭林日知錄復增幾顧嗤其妄不可不審也瑩悚然受之以退自維闇陋不足以成先業然及是而不成滋懼乃就所已成錄及諸奇零紛散者所在蒐羅凡五載端緒略具謹區其條例詳其目次第爲詩集文集筆記各若干卷冀及惜抱先生從祖之存有以論定云爾嗟乎學之顯晦時也而述其先祖之學以著於世又或顯或不顯則存乎

子孫之賢否編修公之學蓋亦精矣以先王父及府君兩世錄之而不獲詮次以從祖嘗欲論集之而不肯輕作其愼之也如此此堂何人而能成此業哉然則堂之夙夜兢兢懼以獲咎者茲益深矣

後湘集自敘

天下之事有適然而合不知其然者其風之過簫乎世之爲簫也六其竅大地之簫也萬之若川若谷若深林若阜草若篠簜若松栝若毛羣鱗羽類高者若鸞噦若鶴唳下者若虎嘯若龍吟若蛙蚓之鳴簫之爲族不同大地之風一也風之爲物若嗚嗚若肅肅時而泠然時而颯然至於鼓天地晦日月其爲情狀亦不同所以感於物而後動則又一也故人之吹簫者不離乎宮商徵羽而聽之者或超

然遘世或泣下沾襟惟吹之者之異其情也故所感亦異若吹者之感於物而異其情也則亦有然矣世有聞吹籥而不知感者非宮商之不調徵羽之不和也無亦所感而吹者其情未至有强作者乎若風之過籥也必無是矣夫詩者亦人之籥也是其作也不可以無風苟無風雖天地不能發其聲音而何强作之有哉强而作者雖引宮商刻徵羽吾弗之善也知斯說者可與言詩矣嘉慶十九年冬月日

五家箋困學紀聞序代

當有宋之際大儒輩出吾河南尤盛明道伊川兩先生其最矣南渡後士大夫盡以播遷乃少衰則有厚齋王先生以博雅之學著先生雖家於鄞困浚儀人也故每稱浚儀

而不言鄭志舊里懷故都也先生博極羣書網羅百代著玉海百卷蓋前乎先生爲莆田鄭氏後乎先生爲鄱湖馬氏二家之業最爲鴻富而不能以易先生又以其餘力著書十數種然大要搜集放佚之功多而困學紀聞者則自攄論識綜覈羣言自經史子集天文地理河渠鹽鐵漕運兵制凡得失是非之迹皆慨乎言之蓋晚歲學益精識益粹議論益純確而於元祐德祐之際尤三致意焉深有慟乎兩宋之所以亡也乃世之君子未能求其用心之所在徒以爲淵綜賅洽之書非先生意矣且南渡以來儒者皆知誦法周程以講求義理爲亟而於百家之編或不能盡究其蔽固未免拘墟元明以來理學益著博雅之士如貴與馬氏者蓋少若升庵楊氏弱侯焦氏亦皆不及矣

本朝典籍富盛稽古之學大昌然談考證者往往挾門戶之見謂性命之學空疏無據輕於排抵以故雖極淹博而爲益於人心學術者加少又豈古君子博學鴻通之雅意哉先生是書何其博而要深而純也蓋先生爲考亭三傳門人淵源既正深以人心學術爲急非徒以著述鴻富矜長炫博而已是其用心之所以殊也然則此書之淵綜賅洽固不待言特其沖雅之懷亦與諸家言考證者不可同日語矣此本自閻何二先生注後全氏程氏錢氏遞加箋證幾於治經雖未免失著書之體而其餉遺後學亦已勤矣矧於此書大有功余生之鄉實先生故里尤有表章之責頃奉

命視學粵東而書院中適刊是書爲序此義俾讀先生書

者善所取法無滋事考覈者病其亦正人心學術之一道與

錢白渠七經概敘

桐城有老儒曰白渠錢先生篤行好古以經義教授里中四十餘年老乃得儀徵訓導未及赴官而卒門弟子出其生平著述遺書郵致於予乞爲定而序之將以廣其傳其書曰易概書概詩概周官概儀禮概禮記概孝經概凡三百卷蒐編輯諸儒先之說擇善而從以示折衷而不參論辨者也其閒出已見稍有異同則別而出之曰經疑凡七卷余既受而讀之不覺喟然而歎甚矣先生之勤且慎也六經自漢以來老師碩儒皓首鑽研訓詁論釋著爲成書者奚翅數千百家其散失不傳者無論矣即今四庫所收

亦尚千餘家也學者茍究心焉終身用之有不能盡又奚以著述爲哉然惟諸家之說旣繁未有折衷逞臆見者或失之穿鑿尚考證者又病其支離是以駁雜厖沓破碎悠謬著述日盛聖義日微近代一二妄人乃又競立門戶倒亂是非取先儒刪棄踳駁不經之說搜而出之以爲異寶炫博矜奇豪髮無益實用末學空疏爲所搖惑羣而趨之咸以身心性命之說爲迂疏惟日事搜輯古書奇字以相標榜博高名掇科第莫不由此是以聖賢立訓垂示之苦心紛然射利爭名風俗人心孰有儆於此者哉夫以經學之駁雜破碎如此誠非拘拘一先生所能息羣言而厭衆志也則莫如盡取其書悉心折衷而兼採之以泯是非而明經義而意有所得加以論辨則又起攻擊之端甯別出

其書不以闌入此尤白渠先生所以著書之微義也先生之言曰近日名流大都口耳之外無學名利之外無事妻子之外無人此語不啻流涕而道學者由先生之書而識先生之心然後六經爲人心世道有用之書而非如周鼎商彝徒以古器爭重於天下其於聖賢垂訓之微義或有瘳乎

謝王二史輯遺序

謝承後漢書若干卷王隱晉書若干卷吾友張阮林聰咸之所纂輯也嘉慶十六年阮林會試不第留京師專意著書慨然有網羅放佚之志既譔左傳杜註辨正若干卷成以爲史書之善如子長孟堅尚矣自蔚宗承祚而下不無譏焉范書雖取材舊史猶出一人之手乖迕尚鮮晉書則

唐文皇命諸臣分採十八家晉史編錄而成踳駁殊甚唐代官書行十八家之業遂廢其中容有勝新書者今世所傳唐以前遺書猶時時見之後漢諸家記載未必遂愈蔚宗然如荀悅漢紀及東觀漢記世已刊行而李賢裴松之注後漢書三國志亦多存別說思欲併二代佚史表而出之勇於成書所在搜羅不遺餘力日書細字几壁皆遍而謝王二家書居然可觀乃先比次其鉅者他條紀繁碎未及纂列遂病且死都中無人知其業者吾族兄幼楷始終病事見其用力之勤憐而收之歸於其家阮林之妻吾族姊也藏襲以待其孤道光五年吾由閩之京師道里中其家出示所藏見此二書粗成卷帙乃爲之叙嗚呼阮林之爲此也是所謂事勞功半者耶夫古人之矻矻於著述也

非徒爲身後名而已以爲道有所在吾書所繫大焉至於
史者著一代興亡之跡爲法戒於天下萬世苟非其人書
不妄作故有做畢生之精神而書卒不成成而不及傳傳
而不能久者亦視其書爲顯晦未可遽以幸不幸藉口也
且夫著述之難史爲最豈不以求實事之難耶一事甚微
已有傳信傳疑之異況代歷百年人逾數十一一始終論
次之曰吾於此蔑無失焉不敢必也及乎此一言焉彼亦
一言焉言者旣多吾上下櫛比之取其切於事而近於理
者亦曰庶幾可折衷矣此創者難爲功而因者易爲述也
前者果善後復何爲後人爲之猶未盡則仍以俟諸後今
必薄後尊先不亦迂乎顧前人創之之功未可歿後人雖
善不能不考諸前乃盡棄置則過矣並前後而兩存之不

惟前人之善者見卹後人之善者亦逾見此阮林之所砿砿也吾獨悲夫謝王二君及十八家者以當代近代之人求當代近代之事已不能盡卒傲一世之精神書幸成而尚復不能久阮林後千數百年欲傳已亡之書於千數百年以上嗚呼阮林雖欲不敝精神而死其可得耶而書又卒不成也此書幸而或傳後之覽者亦略其文而哀其志哉

吳春麓先生集序

道光五年春麓先生主講敬敷書院余以事至安慶先生召居院中出詩文數百篇屬與校定時湖南鄧湘皐以修志書同居三人朝夕縱言唱酬盡懽先生擕兩孫俱每聽余議論喜而忘夜未幾自閩中歸里又將入都過先生家

門庭蕭然子孫恂恂有禮景仰前徽不能無感嗣子迪先錄先生詩古文成若干卷以示展卷閱昔年情景恍然在目嗚呼風雅之道猶未衰也吾桐自明以來士大夫多樸厚號爲守禮逮夫通學鴻才後先閒出莫不尚氣節敦廉恥故海內之望翕然今俗稍陵夷後進迷所趨獨先生風節自持動中禮法立言陳義無不根柢先儒而尤汲汲以風俗人心爲急今往矣子弟稱能守其家法者必首先生家然則士大夫負文章之望將率其子弟以無敗於禮度者讀先生斯集其必有合也夫

吳子方遺文序

嗟乎是吾亡友子方之遺文也吾友之亡於君蓋四人矣昔者吾黨之盛也在嘉慶九年以後維時海帆歌堂岳洲

年最長植之元伯匡叔竹吾差次其年相若而吾兄事之者爲六襄聿原子方履周阮林明東易卿弟之者則子山也後乃得魯岑小東幼樁此十數人者皆以文章道義相切劘吾所爲左右採獲以取益者也子山最少最先亡後六年阮林繼亡又八年而君亡君之始亡明東嘗作傳未幾明東亦亡矣自明東亡而吾黨益衰諸人或困於饑寒或牽於仕宦學業往往中廢其卒能有成可傳於後世者蓋不十人焉如君者才可以成志又最高處境亦稍順而天奪之年所業遂亦止此悲夫斯道之難乃如是耶君久居京師時方競言考證溺其學者多與宋儒爲難君能辨其非而欲從事於身心性命庶幾古之所謂志士矣使天假以年得盡其功力所成就當未可量而竟死吾方在海

外聞之不覺泐淚之何從也前歲道經里中君喪已返往哭其室稚子甫四齡耳常愛其弟之子沖謨遂子之沖謨年十四秀敏不羣或冀他日能繼君志耶子方通六書作字多用古法尤善狂草文章雋曠遠出塵俗所作頗放佚今存詩賦雜文若干篇岳卿屬余編次彙爲四卷付沖謨他日梓之俾後世知有子方其人也嗟乎是可悲矣

吳子山遺詩敘

甚矣人才之難而造物靳才又不與以年使得成其才也豈才者果造物之所忌與抑其苦心刻思有以洩鬼神之奧適足以竭精神而耗氣血故致死與古之才人如謝惠連希逸李長吉者衆矣然雖夭死皆得名流爲之品藻采嘗不馳騁一時或致蚤貴若才足以追古人而所遭沈困

竟不獲一日之知徒汲汲以夭死者尤可悲耳何意於吾子山見之耶子山少余一歲總角時鄰居相善余年十四同學於价人先生余已好爲詩歌矣子山初若不解後兩家居少遠而先生又去吳中遂散逾數年又同遊菉園先生之門則子山之詩固甚工矣余論詩宗漢魏盛唐子山始好庾信故名其氏卽字其字焉復有友人方履周族兄易卿皆好爲詩雖宗尚不同而論極相善履周嘗取四人之作合鈔之所爲燕林詩選者也旣而子山之詩一變爲長吉精奇詭麗每一篇出同人莫不驚歎余心怪之謂子山曰長吉奇矣而沈思大過以不永年子其戒之子山笑不爲意子山家故奮而好客所居爲張氏之依園有亭臺池館之勝故四人日聚其中方其月明露淨四宇瀏然攜

手登臺覽城郭而眺山川慷慨悲歌俯仰一世意氣不亦盛哉夫四人者皆非有五畝之桑儋石之儲者也年未及冠各有菽水之憂囷嘗易衣而出升升斗而食不絕炊者僅耳然方以古人相勵意落落不與俗諧里中多非笑之以爲妄嘉慶十二年余舉於鄉而三人益困始有遠遊之志明年春余在京師子山猶遺余書言往豫章及是冬余歸而子山竟客死矣嗟夫子山年甫二十三耳其天性之孝才雋而志美篤學而好義使假以年成就未可量也竟以夭死其所遭又不及古人什一吾烏知造物之意耶且余與子山非尋常之交也生嘗相卹死不相知往哭其家二老泣於門少婦啼於室一女呱呱在抱嗚呼子山長已矣而余又窮力不能經理其家九原之下何以慰吾子山

哉子山素傲不屑以詩文乞名於士大夫故知者益寡世非但不知其才而並不知其人又豈有知悲其窮者邪嗚呼其可悲也已

劉薇卿詩序

自塋遭先君子憂盡室流離海外顛踣內度逾年伯兄始得輿匶先歸塋尙奉老母僑寓福州謀菽水之養哀困窮愁無以發其悲痛旦夕號野寺中學問文章恍惚如隔世事劉子薇卿乃挾其詩見問大抵才情雋越風旨清深見賞於時賢者多矣余獨取其涉歷身世感慨情景之作以爲有當於古人之旨古近體凡數百篇擇而錄之可謂尤雅矣已而饒嘯漁自龍巖來過余示之亟歎異時微雨令小奚奴爇束薪余與嘯漁共擘一蓋走訪薇卿不遇而歸

卒讀竟卷乃罷蓋嘯漁好才出於天性見性情諸作低徊不已宜有合於薇卿之詩也未幾嘯漁不得意去余從太守方公復渡海至臺灣尋先人遺蹟潮汐猶昔招魂不得惟悲風怒濤作雷聲砰訇震撼知海若天吳咸以罪瑩之不孝也嗟乎人生至此尚何言哉然有不能已者薇卿與嘯漁皆先子遭內外憂在福州時相對素衣風木之感彼此痛心其諸異乎尋常之離合矧文章聲氣又有足以相感者乎時序崢嶸若走飛電霜露再濡計嘯漁薇卿皆已釋服而瑩之先子亦棄養二十有一月矣嗟乎一家骨肉生死別離相望於海濤洶涌之間一二知好又皆人事乖迕邈不相及秋風蕭颯落葉如雨欣然得薇卿書乞為序所以錄定其詩者愴然書此貽之

孔衡浦詩序

詩爲六藝之一動乎性情發乎聲音暢乎言辭中乎節奏其始也必有所感感於情者深厚然後託於辭者婉摯使人讀之不覺其何以油然興觀羣怨此古詩所以可貴也至唐而體格備至宋而變境窮然振采飛聲盡態極情之中自有其不可易者漢唐宋明以來大家蓋一致也

國朝作者尤眾至於論詩自以阮亭爲正所謂妙悟天成也乃其自運又失之靡弱雖力造唐賢實則不異金元諸家識者謂學似遺山才力微不逮焉歸愚以吳人言詩頗能脫去纖穠別裁僞體而才質凡近骨力不騰每多死句滯意近世虛憍之流又以其豪豔獧薄傷風敗俗之辭倡導後生自比鐵崖然鐵崖當日已有文妖之目斯又下矣

又有工應試舉詩者數家能以唐音入於體製於是學者又相彷效及取全集觀之則所謂古近體者猶然應試舉詩也又或眞情不足假故實以文其疏舛由温李之餘波益加繁博自矜選體而不知與曹劉沈謝有天壤之殊至其甚者乃更孜孜考證好古搜奇破碎繁蕪其於文章論說猶失䏶肉取舍之道而況詩之風雅乎由韋孔蘅浦先生天懷坦曠不嬰塵垢徜徉於山水詩酒之娛殆古之高士今讀其詩三十年中於骨肉之恩友朋之義生死離別感傷沈痛則又未嘗如放情出世者攬觀景象抒寫性眞妍麗清深風骨峻邁閒有無題諸作含情綿邈意淵旨潔亦不同於佻蕩是誠有得於古人之幽隱者矣瑩之先曾祖薑隖府君從祖惜抱先生皆嘗於先生家有舊今先生

壯遊海外因荃溪分巡而見之出全集囑爲之敘乃述其平素所以論詩者質之亦冀先生之益我也

贈王栻序

古之學者學道以正其心今之學者學文以害其心學道日益上至於賢聖忠孝之極而止學文日益下至於弇鄙猥瑣之極而止甚矣古今人之相遠也雖然文之至者必近道非知道者不能爲則文成而道以立夫文成而道立則其於心也何害古之學者閉戶而誦之羣萃而講之或三年或五年或七八年若是其專且久也今之學者誦讀講習專久同而所以爲學非也古之學者志在道故以忠信則學以孝弟則學以事君敬長明禮而通其義則學今之學者志在文苟可以爲榮則學苟可以爲利則學故文

非文也務爲浮薄詭譎以悅人而已夫言者心之聲也日講誦於浮薄詭譎之文又至於三年五年或七八年之專久如是業成欲其心之無害豈可得哉然國家以文取士久矣士欲行其道者舍文奚以進而世之主司顧爲浮薄詭譎之文是取則士之務爲浮薄詭譎也固宜然則倡天下之人以趨浮薄詭譎者有司之過也今試語人於父兄曰若子弟之行污賤將不齒於鄉必赧然愧矣更語之曰若子弟且爲盜必勃然怒矣更或語之曰若子弟之文甚合有司將必售則莫不喜動於眉睫夫充浮薄詭譎之心其不爲穿鄙猥瑣幾希矣以浮薄詭譎之心得志於功名富貴其不爲盜又幾希矣然而父兄之情大異者惑也彼徒以榮利望其子弟而不知已驅諸浮薄詭譎以害其心

也是亦父兄之過也不幸哉今之學者也榮利本切於中又且主司倡之於上父兄驅之於下欲其舍浮薄詭譎之文而學道其孰從而聽之抑吾聞主司者衡文者也非衡命者也命且窮耶文雖合莫之能取命且達耶文雖不合莫之能舍則又何患乎與其卑賤求合以害心孰若正心修身以學道其賢不肖何如也太倉王樲從吾學二年矣終日言不離乎文而未嘗告以浮薄詭譎之術每反覆於忠信孝弟事君敬長之道能樂受之而不厭也亦可以無害於心矣惜乎不及三年未見其文之成也或者疑非所急是則世俗榮利之習見其小不見其大者懼生不終其志於將行也畱說以贈之苟能卒成其文則生豈今學者徒耶

贈朱澹園序

華亭朱澹園行方而貌古氣清而體閒好爲深沉奥奇之學窮且老矣家人都喪偕一子遊嶺南從化少尹朱君延教其子逾年而學徒皆好善澹園乃教以綜月日所爲孰爲功孰爲過列之於書以自懲勸已而少尹亦自請受僕竪或有行者澹園其君子矣乎余少時聞長老言乾隆四十年前士大夫皆愛惜廉恥辨名分衣冠容儀有法度教子弟必先授朱子小學談先儒名諱如道父師其誠厚可想也數十年來世風凡三變矣其初好博聞强記薄先儒身心性命之學爲空迂而好華美驕侈既乃尙通達騁宏辯議詘禮法之士如寇讎近日幷通達宏辯者亦少惟專苟便而已士大夫聚會至解衣露體嬉笑詬駡相娛或齒

高位尊而與少年爲輕薄所見所聞無不可驚愕者舉世方恬然不爲怪也余曰風俗係乎人心人心係乎學術今之教弟子者皆非學也取利祿之術而已先世父兄望其子弟未嘗去利祿而猶以小學教者使知有本根也今則拔其本而掘其根人心日以偷薄風俗烏得無壞乎澹園能以爲善教其子弟可謂知本矣朱君能知其善而從之以爲利祿外別有所以教子者而其子果能從父師之教皆不可謂非賢雖然先儒之說具在茍其以禮法爲門進究六經之旨日講而月習之以求去其薄人心壞風俗者則澹園之道且日新豈特朱君父子與其僕豎之好善哉澹園益務其遠且大者可也

論語集註書後

朱子生平用力四子書訓解屢有更易益見道愈精析義愈密而訓故文字初不少略焉論語成書凡四本最先作論語要義在隆興元年蓋病王氏新學之穿鑿而諸儒說經又或支離未能卓然不畔於道慨然發憤取平生所編古今諸儒之說以及門人友朋之議盡刪其穿鑿支離及不得聖人之微意者定爲一書而以二程子爲宗此皆講明大義不解章句以爲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註疏有不可略者未嘗廢註疏也旣因訓故略而義理詳非初學宜習復加刪錄作訓蒙口義本之註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以諸儒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又以生平所自得者附見一二然後訓故音義備焉旣又取二程子

講論之語及橫渠張子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作論孟精義集註之成蓋在晚年然猶隨時更改先賢大儒好學之勤體道之深如此而於百家之說未嘗盡廢也故作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辯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謂二程子之門人者其考徵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嗚呼朱子述而不作之心皎如天日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無非欲下學上達由麤入精同底於大中至正豈小儒俗學專以一己私說欺世取名假傳聞多識以自文其不肖之罪者所能望其萬一

哉朱子之心白而後俗儒之罪明俗儒之罪明而後朱子之功著而要非有志於世道人心者不足語此也而鄙陋之徒好爲論說目不睹四庫之書耳不聞通人之論勦襲煩蕪名爲恪守程朱實不過以爲制舉文字之用若此者又百家之不屑而亦朱子之所深痛矣遂使爭新好異之徒騁其博辯抵隙蹈瑕皆以宋儒爲口實嗚呼是誰之過與

道書書後

道家之書最雜貴與馬氏論之詳矣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故所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始伊尹太公鬻子筦子

之類而老莊列之書與焉可謂得老氏之本旨者矣別出神僊十家二十五卷始宓戲雜子道至泰壹雜子黃冶之類書雖不存中如黃帝雜子步引黃帝雜子芝菌等以意求之蓋亦不過服食引氣之說故序之云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而已少翁欒大之徒不載焉豈其術詭祕初無成書抑有以削之歟文景二主皆好黃老其始傳自蓋公曹參之所師也自參已尊奉以爲治蓋其書最先出故文帝好之是時六經固猶在山巖複壁之中未之出也漢廷之上僅一叔孫通以變古就俗之禮取大官而無意明聖人之道陸賈稍能爲高帝陳之然大約粗淺鄙陋宜不能勝黃老之書也然今老子之書具在初無所謂

怪誕張皇者當時傳其學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氏傳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令雖不知其說云何其為人君南面之術可知也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在道家黃帝泰素二十篇在陰陽家注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劉向別錄云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又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在陰陽家則行兵五勝之術或假鬼神為助此乃稍及鬼神矣又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在天文家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在五行家既皆依託而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則醫家之祖也綜觀漢代黃帝老子之書如是而已世謂淮南與八公之徒鍊藥修仙然淮南之書所謂內篇二十一外篇

三十三者亦皆兼儒墨合名法之言故志以入雜家不入神仙家也又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則占候之說入天文家烏有所云神仙者乎東漢之末其迂怪之書始漸出張道陵左慈于吉之徒紛紛以其幻變詭祕之術炫惑於世六朝以來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乃不可勝紀而宏大其教者葛洪陶宏景也魏隋二書釋老志所論列較漢志不侔矣後世道家書淵源實無所考皆以爲神人相授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何其富也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初遣官較定其書多出七十餘卷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卷蓋已復唐之舊大中祥符間王欽若依舊目刊補洞眞部洞元部洞神部太眞部太平

部太清部正一部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九十五卷又譔篇目上獻賜名寶文統錄而其後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中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爲雲笈七籤盛行於世明末陳繼儒嘗重刻之其道書全部近時頗有一二鉅公刪錄重刻爲道藏輯要云夫藏之云者始見佛經梵云俱舍或云比吒或云摘迦華言翻譯爲藏之名唐開元中以道書爲藏此乃援道入釋故宋以後其徒皆恥不名道藏今復仍此名則諸公之詮義疏矣又不推原道家之本始援其正以祛其妄豈所以闡揚老氏者哉

藏經書後

始吾讀釋氏書而疑之釋迦牟尼文佛出世說法四十九

年說盡苦空無我無量玅義爲彼教至尊聖人矣乃以三
世考之名已第八自釋迦前則已有七佛矣七佛以前則
又有九百九十七人其說似乎駭聽而諸經所著有名諱
佛又動以千數豈盡無稽歟及尋其始末推以吾儒之理
乃悟其容或有之要不足怪也夫釋氏之有釋迦猶吾儒
之有孔子也孔子聖集大成生民未有猶釋迦之超出諸
佛爲世所尊也孔子生周敬王之世釋迦生周莊王之世
皆周人也孔子以前則有堯舜禹湯以至文武周公諸聖
人矣釋迦以前何必無毘婆尸尸棄以至拘那含牟尼迦
葉之諸佛乎刪書斷自唐虞吾聖人之可考者也七佛始
自毘婆尸亦其始有可說者耳夫自堯舜至孔子蓋二千
八百餘歲矣彼毘婆尸至釋迦何必不數千年乎若堯舜

以前至三皇之世則又有包羲女媧神農以至黃帝顓頊高辛諸聖人矣三皇以上至天地開闢吾不知其幾千萬年也然最初有盤古氏之名矣若無懷葛天諸君未嘗不尚存於傳記也彼毘婆尸以前豈獨無天地世數乎則何必無華光以下之九百九十八人哉儒者不談荒遠故孔子刪書自堯舜始非謂堯舜以前無聖人也若庖犧神農黃帝則見於繫辭矣釋氏旣不厭爲荒渺之談其有傳記與否吾不得而知罔不可以吾儒之不傳謂彼不當傳也儒者推世運之數如春秋元命苞言天地開闢至魯哀公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命歷敘云二百六十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易乾鑿度云十紀合二百七十六萬年每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

餘萬歲帝王世紀云自天地開闢人皇以來迄魏咸熙二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積二百七十六萬七百四十五年所說不同大約不甚相遠也世儒以其緯書私記而不信若漢律歷志云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則見於正史矣而邵子皇極經世斷以天地之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則出於大儒矣夫吾儒之云世者卽彼教之所云刼耳彼所云成住壞空轆轤增減者亦何必不猶吾儒之元會運世章蔀紀元者乎吾儒有聖有賢有大人有君子有善人信人之稱各以其德行名之彼釋氏者則有佛有菩薩有阿羅漢阿羅含金剛比邱之稱亦各以德行名之佛不一佛猶聖不一聖菩薩不一菩薩猶賢不一賢也其人依然有死有生有少有老過去者猶吾之謂旣往

耳見在者猶吾之謂今日耳未來者猶吾之謂後世耳中國有孔子著書講學服其教者不知幾千萬億也彼國有釋迦說法勸世服其教者又何必不幾千萬億乎世以爲怪而妄之者是不辯其理之是非惟其事之有無也如實有其事則將從之乎吾以爲怪而妄之不若不怪而聽之也惟吾不以爲怪則雖有其事莫之惑矣雖然有說焉夫亂臣賊子奸兇淫惡暴虐貪殘者此儒者之所惡也聖人立法思以化之而已釋氏者亦將以化夫此輩者也彼夷狄者無禮樂詩書之教道德仁義之意惟以殺奪爲事強陵弱眾暴寡兇淫殘忍不可勝言矣自釋氏之徒出以其地獄因果三生之說教之勸化癡愚摧滅魔怪於是夷狄之人有所悔懼此其爲功於彼甚大與孔子之救中國一

也中國自三代而下先聖之道或存或亡其大經大法所以維繫乎綱常名教者徒以使人知善善惡惡有所勸戒而已若仁義道德之微身心性命之奧非聰明睿知不足以知不能責諸愚夫婦也去古逾遠風俗人心日壞傲很頑淫爭奪鬬殺中國之去夷狄幾何矣又濟之以巧詐深文博學强辯三綱五常之說皆習聞而厭聽之於此有人焉獨以其地獄因果之說進言之鑿鑿然目洞心使兇淫殘很之人皆同心而聽命當斯時也爲吾儒者方深憂之不暇乃必以其人非儒力破其說而爭驅逐之乎世有好醫者黃帝岐伯之書神農本草之經少而研習究古方不遺餘力已而室中人病投以劑不效而驚奇方者過室人就試之一服而愈人皆往慶之此醫獨大怒以爲非古方

不自己出也亦可謂迂矣世之攻二氏者何以異此然則二氏不可攻乎曰曷爲其不可攻也彼黃冠羽衣燒鍊鉛汞以求飛昇金闕瓊樓妄譔奇異以眩耳目禹步咒水造作符籙以爲妖邪者老氏之罪人也造塔建寺刺臂寫經靡費金帛妄希福利口語機鋒高座說法誑惑士女陰爲姦利遺棄骨肉附會空虛不行實事若此者亦釋氏之罪人也

楊忠烈公與吳大司馬書跋尾

前明應山楊忠烈公與吾鄉大司馬吳公三書紙色雖敗墨蹟尚奕奕有生氣洵寶物也吳公以萬歷四十二年巡撫四川討平叛猓見神宗本紀其總督宣大山西及經略薊遼明史未詳年月攷楊公此書前後皆以安攘爲言至

云嚴關十萬甲兵作一人萬里長城則正經略薊遼時也第二書言從二三君子遂出春明尙感聖恩結此忤逆璫之局蓋在天啓四年削籍之後又謂當柄者借內以逐其所忌第恐中外大柄倒授之中璫將來未易收拾按明史本紀天啓三年正月禮部尙書顧秉謙南京禮部侍郎魏廣微俱以尙書人閣預機務此所謂當柄者也又謂不肖青衣匹馬直走至家尋二三道人作自家正經事伴子房赤松子遊嗟乎豈知璫禍已深不旋踵而緹騎已至乎讀公此書不禁爲之泫然矣末一書稱台翁以西事行又云無慮三十六家犬豚先是二三年間炒化煖兎諸部時有侵掠邊郡四年以後略靖豈非吳公克有成績楊公長城之言果驗耶迨數年後袁崇煥召對平臺革炒化煖兎及

薊鎭三協三十六家之賞不行遂爲本朝劾命然則吳公其猶不可及乎楊左遘禍吳公亦以璫忌罷歸始終不愧正人楊公此書可以考吳公之節概云道光乙酉十月後學姚瑩謹跋

史忠正公墨蹟跋尾

侍御吳春麓先生六世祖母爲瑩七世從祖姑明季死賊事在崇禎十年史忠正公與直指張公以聞得詔旌其節烈姑之子書謝史公而公手札覆之玩此札蓋史公方居憂因唁公而致謝前事者故公有不孝積罪莫贖及辱教惓惓率謝之語又史公爲左忠毅所知重嘗有恩於桐故得通書非直指之比然卽此可見公之惓惓於吾邑人矣姑爲瑩八世從祖湘潭令長女湘潭公仕爲循吏長子孫

林及女皆死賊祀忠義節烈祠其次孫女適江氏曾孫女適張氏皆以貞烈祠祀豈非吳氏祖姑有以風之耶瑩嘗考論吾家自明季以來節烈貞孝之女若婦凡五十七人吳氏祖姑實爲稱首史公又爲勝國忠臣之最得公此札而姑之節烈益彰嗚呼豈惟吳氏之寶亦姚氏之榮也侍御之子子方嘗以此札語瑩屬爲書後未果亦未之見越十有八年侍御始出此軸示之乃敬識數言卷末道光五年八月姚瑩謹跋

跋鄧子與詩卷

鄧子與先生挽某僧詩清迥絕塵書尤勁逸新化鄧湘臯得之老僧月照手洵墨寶也先生自稱都梁髮弟末書辛亥十月而無年號蓋前明遺老或言嘗爲岷府長史湘臯

既定爲武岡人以未入州志乃裝治此詩成軸自爲之敘索題詠以永其傳余惟

本朝定鼎之初訪求天下遺逸徵用者衆矣其有志不忘明而潛身山澤者所在有焉縉紳之士往往祝髮君子悲之辛亥爲康熙十年距明己巳二十八載是時猶有獲焉謀不逞於閩滇者湖襄之間頗多惑之而子與與僧獨徜徉寂寞之濱心灰身槁可謂能識天命守身以全節者矣明太祖訪求元臣不至或以猜忌殺之自非

聖朝寬大覆載如天其得優游沒世不亦難哉後數十年曾靜之徒復惑於邪說卒皆身嬰顯戮宜矣莊子有云鳳凰翔於寥闊其先生之謂乎

東溟文集卷二終